

## 陳若曦——重返桃花源

二〇〇〇年的陳若曦，前進九二一災區，擔任首屆南投縣駐縣作家，植下了《重返桃花源》寫作元素。



(陳文發攝影)

一九三八年出生於台北市的陳若曦，大學時期曾與白先勇、王文興等創辦《現代文學雜誌》，並寫作短篇小說。一九六一年臺灣大學畢業，一九六二年出版英文小說集《招魂》，旋即入美國約翰霍甫京斯大學寫作系取得碩士學位，一九七三舉家遷居香港，開始寫作《尹縣長》等一系列反映文革傷痕的長短篇小說，此書並為美國圖書館協會選為英譯佳作。一九九五年返台定居，曾任中央大學駐校作家和慈濟醫學院兼任教授，現任中華婦女寫作協會常務理事，並為晚晴婦女協會和荒野保護協會永久會員暨義工。曾獲多種獎項，寫作資歷豐富。

就讀臺灣大學外文系期間，她兼家教、領獎學金，為自己辦的雜誌義務撰稿。這段期間，她觸及的題材多是環境中熟悉的事物。由於她酷愛幻想，兼以受了歐美文學的薰陶，不知不覺地摹仿。她大一的國文老師是葉慶炳先生，他每學期照例給學生規定一篇課外作業，自由命題，文體、字數都不拘，陳若曦對小說有興趣，每次交一篇小說，下學期是〈灰眼黑貓〉，上學期則是〈欽之舅舅〉，登在《文學雜誌》，後來辦《現代文學》時又發表〈巴里的旅程〉，都是摹仿下的產物。陳若曦為「現代文學」創辦人和編輯之一。

大四時，她開始覺得這樣的模仿永遠寫不出《異鄉人》那樣的思想感情，而小時候家裡往來的那些鄉親，「他們對生活的追求，和生活的奮鬥，照樣的狂熱熾烈，七情六慾的表達更加真實、健康」。於是她決定寫作的目標即在刻劃他們的生活。〈辛莊〉、〈婦人桃花〉和〈最後夜

戲》便是這種嘗試。自此，她想寫的，是「自己熟悉的人和事，力求客觀、真實。年輕時最推崇寫作技巧，現在但求言之有物，用樸實的文字敘述樸實的人物，為他們的遭遇和苦悶作些披露和抗議」。後來，陳若曦震動文壇的作品《尹縣長》也是基於同樣的信念寫成的。

一九六一年陳若曦在臺灣大學外文系畢業後，六二年赴美，於曼荷蓮學院(Mount Holyoke College)念一年英語系，第二年轉去霍金斯大學(Johns Hopkins University)主修文學創作，獲得碩士學位。陳若曦曾嘗試以英文譯作的方式，介紹中國的現代文學創作，她在出國前即譯了一本小說選，題名《收魂》(Spirit Calling)，在聖橡山學院進修的那年，她受哈佛友人之託，為《中國季刊》(China quarterly)寫了一篇〈台灣文壇〉，刊載於一九六三年第十五期，是第一篇以英文寫作的台灣文學的詳實報導。

一九六三年她與正在約翰霍金斯大學唸流體力學的段世堯先生訂婚，俟一九六六年段世堯取得博士學位，夫婦倆取道歐洲，去到大陸。陳若曦祖上四代木匠，家裡來往的親友非工即農，樸實無華，這樣的成長環境使她衷心認同無產者，相信消滅私有制的主張，這也構成了她最初嚮往「無產階級專政」祖國的主要原因之一。此外，她所感受到的二二八政治壓迫、省籍歧視與特務統治是造成她回歸的原因。

陳若曦夫婦到大陸後的前兩年留居北平，等待分發工作，時值「文化大革命」高潮，目擊紅衛兵在北平大串聯。後五年分發到南京華東水利學院任職講師，教授

英文，其間曾派往農場，參加勞動。在內地，生活雖然辛苦，陳若曦尚有餘裕請保姆看小孩，遠比那貧困的大陸人民優越；而且她自幼習於貧困，當她放棄美國的學院生活進入大陸，便未曾有過追求生活享受的意念，「她毋寧要去面對著這個中國的貧困」。因此，使陳若曦不安而決定離開的不是大陸上的貧窮生活，而是做為一個知識份子在良知上所遭受的虐待。大陸文革七年的動亂，神州逾於煉獄，她親身經歷，耳聞目睹了太多的人間悲劇，這段期間所見所聞，對於她日後的創作影響甚鉅。像中國所有知識分子，陳若曦肩上馱著沈重的使命感，以及對中國命運與前途的深切責任感。「中國向何處去？」這個問題，是時時在她心中飄浮、沒有定止的蕈雲，壓得她喘不過氣，舒解之道，最後是離開大陸與從事寫作。

一九七三年，陳若曦獲准離開大陸，在香港做短時期的暫留後，全家抵達加拿大，旅居溫哥華，後搬遷到美國。人雖定居美國，她的魂魄仍縈繞在中國大陸和台灣。語言的限制，使她無法進入美國的文學圈。她將自己定位為用華文寫作、寫海外經歷的中國人，是為中國人而寫作的；值得注意的是，這個海外包括她獨特的大陸經驗，而在她筆下展現的，絕不同於一般定義下的留學生文學，其以大陸經驗為背景的作品，使她成為倍受矚目的作家。

秉著知識份子良知良能行事的陳若曦，在一九七六年以文革記實小說《尹縣長》轟動文壇，並廣受讀者歡迎。《尹縣長》裡的六篇小說寫的是中共政權一手造成的新社會，其主人翁的個別悲劇象徵

了整個社會的悲劇，也可以說是人類的悲劇。生存在大陸的人民，只有聽從上面命令，「依樣畫葫蘆」、「永遠緊跟」才能生存下去。陳若曦離開大陸時，頭腦裝滿了無盡麻木、悲慘的景象，要寫也寫不完。「如果我有時間和能力，我願意真實的把文革前後這一段時間的中國橫斷面刻劃一下。畢生之力能做到這一段便很滿意了。」她這樣的期許自己。

一九八四年二月，她在香港大會堂發表演說時表示，她寫《尹縣長》，是秉持她一貫的寫實理念，「把中國人的痛苦和辛酸告訴所有的中國人」。她不以為她個人的經歷重要，也不想用小說做控訴或指責，而是「把我所看見的大陸給生活在自由中的同胞看」。而《尹縣長》的出版的確相當雄辯地告訴台灣讀者中國社會主義的虛偽與欺罔，也說明那整整七年的回歸中國的經驗對她而言是一種災難式的流亡。

從《尹縣長》，到《老人》、《歸》為止，是陳若曦復出文壇後，創作臻於巔峰狀態的作品。每一短篇小說，都造成相當巨大的震撼。但是，她並不是為了反共而從事文學創作。相反的，她只是要證明社會主義的理想國是未曾誕生的。人的生命被損害了，意志被折斷了，烏托邦的追逐終究歸於徒然。陳若曦一度被當做反共作家，這顯然是很大的誤會。

一九七七年陳若曦以《尹縣長》一書獲中山學術文化基金會第十二屆文藝創作獎。一九七八年四月獲聯合報第三屆小說獎的特別獎，並與姜貴同獲第一屆吳三連文藝獎，同年又以《尹縣長》一書獲美國

圖書館協會書卷獎。一九七九年應柏克萊加州大學「中國中心」之聘，移居美國，任該中心主任；後任舊金山遠東時報顧問和總編輯、柏克萊加州大學東方語言系客座講師。一九八一年，陳若曦的作品〈路口〉獲第十二屆吳濁流文學獎小說創作獎。一九八九年創組「海外華文女作家協會」，當選首任會長。

陳若曦半生的漂泊只為了尋求她心中的桃花源，在人生的道路上繞了一大圈後，她還是回到了故鄉—台灣；其於一九九五年回臺灣定居，曾任國立中央大學駐校作家，現任中央大學和慈濟醫學院兼任講師。陳若曦返回台灣後，以更多的時間去關懷整個社會，九二一地震後，她住進了南投縣，成為第一位駐縣作家，正式與南投縣政府簽約，從二〇〇〇年七月一日起，進駐南投縣至少一百八十天以上，分赴縣內各鄉鎮舉辦十五場演講，並完成《重返桃花源》的書寫。此外，她仍繼續寫作，將她對社會改革的理念及關懷透過創作表達出來。

陳若曦關注理想中國，她的主題也就放在烏托邦，從原鄉烏托邦的幻滅到徘徊於兩岸直至落實於域外美國，從台灣本土關懷到文革經驗再到域外經驗，其轉折之系統化教人驚嘆；她筆下的女性充滿理想化的中國婦女傳統，是另一種女性烏托邦，或可稱之為擬女性烏托邦，我們看到理想性在她的生命意識中如何強力運作，塑成她良心的寫實主義者的形象。（蔡佳芳）